

## 徐霞客文化·历史

编者按：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文献史上，叶景葵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这位兼具实业家敏锐与藏书家执着的学者，以2800余部、3万余册的藏书规模，以及对文献校勘的精研深耕，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。其中，他对《徐霞客游记》的收藏、校订与题跋，不仅是个人学术生涯的重要印记，更折射出近代学者对先贤著作的珍视与传承。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叶景葵注并题跋《徐霞客游记》抄本，恰是这一学术实践的鲜活见证。透过这部抄本，我们得以窥见一位“新型”知识分子如何在动荡时局中，以笔墨为舟，守护文化薪火，为《徐霞客游记》的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铺就了一条坚实之路。

## 叶景葵与《徐霞客游记》研究

◎ 张小宇



▲叶景葵先生像

叶景葵(1874-1949)，字揆初，号卷盒，浙江仁和(今属杭州)人，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、藏书家，上海合众图书馆的主要创办人。上海图书馆馆藏有叶景葵注并题跋的《徐霞客游记》抄本，本文以此抄本为中心就叶景葵与《徐霞客游记》研究作一番揭示，以供方家批评指正。

木场巷走出的  
“新型”学人

叶景葵(1874-1949)字揆初，号卷盒，自幼好读经史，16岁为生员，21岁中举人，30岁中进士。习英语，学数学，研究新学，是具有维新思想晚清“新型”知识分子。曾为湖南巡抚赵尔巽幕僚，辛亥革命后，从实业活动，曾任汉冶萍公司经理、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，商务印书馆董事、监察人，与张元济等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。叶氏一生藏书成癖，尤好收藏名人稿本与批校本，藏书达2,800余部，超过3万册，撰有《杭州叶氏卷盒藏书目录》《卷盒书跋》等。1939年日寇占领上海，不少典籍毁于战火，先贤遗著散佚四方，叶景葵深为痛惜，遂联合张元济等知名人士奔走呼号，募集资金，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，1953年，上海合众图书馆馆舍及藏书捐献给政府后，逐步并入上海图书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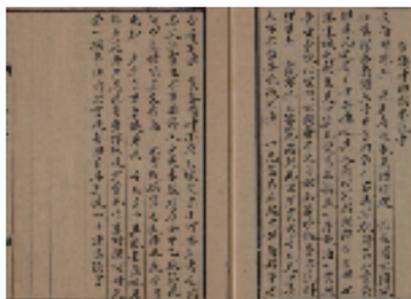
钟毓龙《说杭州》中曾例举七家杭州望族：横河桥许家、头发巷丁家、双陈巷高家、状元弄郑家、岳官巷吴家、木场巷叶家、柴木巷万家。木场巷叶家就是指叶景葵家族，木场巷南起今庆春路，北至仙林桥直街，长204米，1999年建广利大厦时拆除，即今庆春路与中河高架路交叉口西北角。木场巷叶家原籍安徽新州(即歙县)，明万历期间，始祖叶逢春由安

徽迁居杭州。清雍正、乾隆两朝叶氏家族中出了一个进士(叶藩)，四个举人(叶果、叶经、叶葵、叶莊)，一个太学生(叶肇芬)，是为杭州的名门望族。

叶景葵的父亲——叶济，光绪十五年(1889)举人，历署宜阳县知县、安阳县知县、祥符县知县、补太康县知县，调署汝州直隶州知州，升补邓州知州、郑州直隶州知州，开封道道尹等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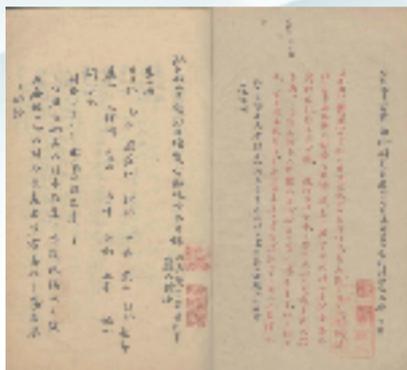
堂叔叶瀚(1861-1936)，字浩吾，曾就读上海格致书院，入鄂督张之洞幕府。清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，在上海与汪康年创办《蒙学报》。1905年，与蔡元培、杜亚泉等创办理科通学所。1908年，任云南学务公所图书课课长，1909年，任云南省图书馆第一任馆长，1911年，任云南高等学校监督。1914年6月前后，在吴锦堂资助下赴日本考察蚕业、茶业等农林业，1918年秋，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国史馆编辑员。地质学家丁文江在《重印<徐霞客游记>及新著年谱序》提到“叶浩吾前辈”。

堂叔叶澜，曾是杭州府学附生，后赴上海格致书院就读，1901年赴日本东京留学，1903年，与汪荣宝合编了一本专门解释汉语词语的专著——《新尔雅》，与叶瀚合编《算学歌略》《地学歌略》《天文歌略》，也是清末民初一位“新式”知识分子。

一部《徐霞客游记》的  
文献密码

▲钱谦益撰写的《嘱仲昭刻游纪书》(国家图书馆藏)

《卷盒藏书记》是叶景葵收藏书籍的笔记，他的藏书按照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四部分进行分类，《徐霞客游记》收录在“史部”，“史部”同时还收录了《水经注》《邦畿水利集说》《游志续编》等地理、游记等书籍。叶景葵收藏的《徐霞客游记》是“乾隆以前精抄本，钱牧斋撰本传，附嘱仲昭刻游纪书”。钱牧斋就是钱谦益；仲昭即徐仲昭，是徐霞客的堂兄。附录的《嘱仲昭刻游纪书》是钱谦益写给徐仲昭督促整理刻印《徐霞客游记》的信。钱谦益(1582-1664)，字受



▲叶景葵在知不足斋钞本《徐霞客游记》上的“书跋”(上海图书馆藏)

之，号牧斋，江苏常熟人。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(1610)庚戌科韩敬榜进士，翰林编修。天启元年(1621)，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，崇祯元年(1628)七月，晋升为礼部右侍郎。钱谦益的《嘱仲昭刻游纪书》说：“霞客先生游览诸记，此世间真文字、大文字、奇文字，不当令泯灭不传。仁兄当急为编次，谋得好事者授梓。”提醒徐仲昭“急为编次”，抓紧编辑，请求“好事”的爱人“授梓”，这里“梓”是指木头雕刻成印刷用的木板，“授梓”就是刻印意思。

之后，叶景葵具体介绍此书基本情况：

康熙己丑杨名时《序》，又庚寅(年)《重录序》：“前抄出于宜兴史氏，字多讹误，又有删减，易置处亟为改正添入，重录一过”，后跋云：“霞客徐君所著游记，卷帙甚烦，熟闻而未见。兹于乾隆癸卯岁三月廿有三日，偶向书贾问及，遂获此抄本，大愜素志。但思抄是编者煞费苦心，惨淡经营，非半载不能办，予则安享其成，所费又不多，岂不大幸!(下略)改亭□子记”。板心有“蔬香亭清课”五字。“曾在姚古香处”朱文方“清烟红雨山房姚氏藏”朱文大方。

笔者检索国家图书馆馆藏数据库，有此抄本电子版，学界称为“杨名时抄本”。

还原《徐霞客游记》的  
本来面目

1935年10月，叶景葵游览黄山之后，检阅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并题跋：

乙亥九月，游黄山归，检阅是书，游黄山前后记略，以意校改，讹字未尽。景葵“此本出于杨冢宰抄本，乙亥初睹知不足斋抄本，首卷《游天台山日记》有鲍涑饮校笔，系依杨本对校者，照录一过，是正数字，并证明此本确依杨本传抄。惜鲍校并非全豹，鲍校又引丁本与杨本及知不足斋本异文颇多，盖知不足斋所

据本，亦与杨本为近。余意以证明杨本为主，故不录丁本。

杨冢宰，“冢宰”为官名，这里是指杨名时。杨名时(1661-1737)清代兵部、吏部尚书，字宾实，号凝斋，江阴人。康熙三十年(1691年)中进士，康熙四十一年，为顺天学政，后升为翰林院侍讲。后因父母亡故，返故里服丧，并于康熙四十九年手录、校订《徐霞客游记》十二卷，并作序。

知不足斋是中国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室。鲍廷博(1728-1814)，字以文，号涑饮，安徽歙县人，流寓浙江桐乡，喜好藏书刻书，系清中叶藏书家、刻书家与校勘编辑家。“借鲍校并非全豹”“鲍校又引丁本与杨本”句中“鲍”是否指鲍廷博有待进一步考证，“丁本”是指地质学家丁文江整理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过了五年之后，1940年2月3日，再次校读杨名时钞本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并撰校记，以事实证明杨钞“一经改削，全失真相”。云：

《滇游日记》三月十九，‘而独不得所谓古梅之石还寺’句下，杨本删去两行四十一字：‘所定夫来索金加添，余不许，有寺内僧欲行，余索其定钱，仍捐不即还，令顾仆往追，抵暮返，日彼已愿行矣。二十晨起，候夫不至，余乃以重物寄觉宗，令顾仆与寺僧先行。’杨本改为‘晨起觅寺僧为负，及饭，令顾仆同僧先行。’又‘二十日缀于箬底也’下，杨本删去五十九字：‘是日喻道自漾溁下省赵州、大理、蒙化，诸迎者踈踈雨中，其地去四十里桥尚五里，计时才下午，恐桥边旅肆为诸迎者所踈，遂问舍而托焉，亦以避雨也。’改为‘其地去四十里桥已近，以避雨遂问舍而托焉。’“以上两条，原稿序事曲折有致，一经改削，全失真相。余谓杨钞有删削痕者如此。廿六灯下书。

为了更好检阅《徐霞客游记》，2月5日，请好友顾廷龙核对：“史序《徐霞客游记》八册望与乾隆抄本及丁文江新印本一校，有无多出之篇？示复。”

2月27日，再撰杨名时钞本《徐霞客游记》题记。云：

此本《滇游记》不分篇次，且注有第几册字样，为原稿初钞之真相。其余钞本皆出其右，前见知不足斋残钞本，目次相符，但《滇游记》分篇次，则亦在此本之后”。此本经前人细校，又加句读，殊便浏览。粗校数卷，杨名时本有删削痕迹，何以反诋史本？不可解也。庚辰正月二十日，景葵记。

叶景葵校订并题跋的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同时还有余绍宋的跋。此书已收录在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》一书，是比较珍贵的文献资料。